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
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五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二

宋 姚 鉉 編

碑十四 總八首

釋

上都大安國寺大達法師玄祕塔碑 裴休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 嚴郢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 唐仲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 張正甫

越州開元寺故律和尚塔碑

梁肅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

柳宗元

撫州景雲寺律和尚塔碑

白居易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

許堯佐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祕塔碑銘

并序

裴休

玄祕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

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
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
無以為達道也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
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
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
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額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
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
必有殊祥竒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

十七正度為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
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
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奎法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
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
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委會滔滔然莫能濟其
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杙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必
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
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

出入禁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
復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
弟相與卧起恩禮特隆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
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尚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
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闡揚為務繇
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
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潞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
事詔和尚率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祕殿為人

請福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
無驚浪蓋參用真宗以毗大政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
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
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
唯識經論位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
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部十餘
萬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
施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牀靜

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
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而和尚
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
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唯和尚
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
竒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而滅當
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
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

月皎既燼而靈骨珠圓賜謚大達塔曰玄祕俗壽六十
七僧臘四十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
玄言或紀綱大寺修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
達者於戲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
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
風大懼微猷有時湮沒而今閤門使劉公法緣最深道
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善
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
辯孰分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
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正孰駁有大法師為作霜
電趣真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猿輕鈎檻莫収柅制刀斷
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遊巨唐啓運大雄垂教千
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逢時
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
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大唐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碑銘

并序

嚴 郢

和尚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玄宗
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宗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
以玄言德祥開右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
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蕭國公皆牢
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歷九年夏六月癸
未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

追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茶毗之時詔遣中謁者齋
祝文祖祭申如在之敬睿詞深切嘉薦令芳禮冠羣倫
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尚
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萬要指緇門獨立邈盪盪其無雙
稽夫真言字義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
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
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毗盧遮那
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歲傳於龍猛菩薩龍猛

又數百歲傳於龍智阿闍梨龍智傳金剛智阿闍梨金剛智東來傳於和尚和尚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梨揚擢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毗盧遮那如來至於和尚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道迎善氣登禮皆答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記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歿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

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
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曾須臾有傾歆懈倦
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升堂誦說有法者非一
而沙門惠朗受次補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
為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余勒崇
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容眇漠壇宇清愴纂書昭銘小
子何讓銘曰

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帝師秩為儀同昔在廣成軒

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蕭公瑜加上乘真語密契六葉
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
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
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辯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
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屠跡殊生滅法離
有無刊石為偈傳之大都

澧州藥山故惟儼大師碑銘

并序

唐 伸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終

於修心之所後八歲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告于
崇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於不朽崇敬
寺大德於余為從母兄也嘗參徑山得其心要自興善
寬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妙罔不詣崇
敬者嘗謂仲曰吾道之明於藥山猶爾教之闡于洙泗
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照至行湮沒矣惟
大師生南康信豐縣自為兒童時未嘗處羣子戲弄之
中往往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即南度大庾抵潮之西

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執禮以事大厯八年受具
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儀動如宿習一朝乃言曰大
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屑屑事細行於衣巾邪是時南
嶽有遷江西有寂中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圭之質
豈俟磨礱照乘之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聞四
方學徒至於指心傳要衆所不能達者師必默識懸解
不違如愚居寂之室垂二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泐
於心術布於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

天和合於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羣盲為大
功度滅衆惡為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航
無久滯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峽遊九江貞元初
因憇藥山喟然歎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效其飄
轉邪既披榛結菴纔庇趺座鄉人知者因賫攜飲饌奔
走而往師曰吾無德於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謝而不
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自是常以
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

若一始終如是者殆三十年矣游方求益之徒知教之
在此後數歲而僧徒葺居禪室接棟鱗差其衆不可勝
數至於沃煩正覆導源成流有以見寂公先知之明矣
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
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以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
能滅諸相是無二色窮本絕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几而
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冲虛
等遷座建塔于禪居之東遵本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

為衣以竹器為躋自雜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
侍甚廣未嘗易其力珍羞百品鮮菓駢羅未嘗易其食
冬裘重煥暑服輕疎未嘗易其衣華室淨深香榻嚴潔
未嘗易其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
來頂謁牀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
於病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久而如一
者邪其他碩臣重官歸依修禮於師之道未有及其門
閫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

一物在中觸境而搖我示其元不境不跳西方聖人實
言道要道要既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大包
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於密身世俱空曾何有
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刻之琬琰
立此巖岫作碑者伸期於不朽

衡州般若寺觀音大師碑銘

并序

張正甫

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於衡嶽山春秋六十八僧臘四
十八元和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暉

感塵劫遽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
不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託於廢文彊名無跡以
慰乎罔極之恩曰自騰蘭之演教于中土也殆將千歲
達摩傳心至六葉也分為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惠曹
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
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即為郡人髫年駿發聰悟絕
衆羣言所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
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顯若宛在鏡中三反

厥像如初沛焉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
法津梁俟子而大既應付囑爾盍勉之乃深割愛緣亟
從剝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攝衣從
之既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龍之泉海也長
安長老在焉稽首咨之既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
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
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閫者十一二焉躋其
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

無所受善閉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
吹萬有行方寸彌大千同焉而支暢異焉而脗合同授
祕印目為宗師乃陟武當窮棲十霜竭來衡嶽終焉是
託惟般若聖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為號或微
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履將撰山靈借留而
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山
勝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
鐘陵鬱為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

國土乃追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
法弟子亦序列于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嶽嶽讓公秀發之英激
于童齒出塵之像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範孔脩乃探
密藏先覺同求曹溪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
照一從委順六紀於茲教跡未衰靈峯歸而一公丕承
峻其廊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掃塵塔乃植豐碑率
是教者茲焉有歸

越州開元寺律和尚塔碑銘并序 梁肅

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曇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歷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制縑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本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恒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制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之以軌儀翕然已為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

之授以毗尼之學又依崇聖寺檀子法師學俱舍唯識
從印度沙門善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覩奧出類拔萃朞
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
應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
儒旁總歷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
與少保兗國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
安貞褚諫議庭誨及涇縣令萬齊融為儒釋之遊莫逆
之友其道守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

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鑒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
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為根本本之不
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為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南
事鈔括其異同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
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炬之破昏黑羣流之赴
淵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為而生乘化而息草木
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
運在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曰

越水漫漫崇山迴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
修淨法有威有儀不穿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
垂後千萬億劫

衡山大明寺律和尚塔碑銘

并序

柳宗元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惠去之則喪是
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惠者不可與
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聞唐開
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歷十一年

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族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于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

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
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
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區奉杖屨為侍者數百翦毛髮被
教戒為學者數萬得衆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
灑灑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
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與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
定是惠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

碩德威儀有繼道遍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
喬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唐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

序

白居易

元和十一年春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沖契宗
一至柔誓諸智則智明雲臯太易等凡二十輩與白黑
衆千餘人俱實持故景雲大德弘公行狀一通贖錢十
萬來詣潯陽請司馬白居易作先師碑會有故不果十

二年夏作石墳成復來請會有病不果十三年冬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既而僧反山衆反聚落錢反寺府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其詞云我聞竺乾古先生出世法法要有三曰戒定惠戒生定定生惠惠生八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為用若次第言則定為惠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樹則果滿無因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律之用可思量不可

思量如來十弟子中稱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有南山
大師得之南山滅有景雲大師得之師諱上弘姓饒氏
曾祖君雅祖公悅父知恭臨川南城人童而有知故生
十五歲發出家心始從舅氏剃落壯而有立故生二十
五歲立菩提願從南岳大圓大師具戒樂其所由生故
大歷中不去父母之邦請榦于本州景雲寺修道德應
無所住故貞元初離我所徙居洪州龍興寺說法親近
善知識故與匡山法真天台靈裕荆門法裔暨興果神

湊建昌惠進等五長老交遊佛法屬王臣故與姜相國
公輔顏太師真卿暨本道廉使楊君憑韋君丹四君子
友善提振禁戒故講四分律而從善遠罪者無其數隨
順化緣故坐甘露壇而誓衆主盟者二十年荷擔大事
故前後登方等施尸羅者十有八會救拔羣生故娑婆
男女由我得度者萬五千五百七十二人示生無常故
元和十年十月巳亥遷化于東林精舍示滅有所故是
月丙寅歸全于南岡石墳住世七十七歲安居六十五

夏自生至滅隨跡示教行止語默無非佛事夫施於人也博則反諸已也厚故門人鄉人報如不及繇是藝松成林琢石為塔塔有碑碑有銘銘曰

佛滅度後蒼蔔香哀醍醐味醜誰反是香誰復是味景雲大師景雲之生一匡苾芻中興毗尼景雲之滅衆將安仰法將疇依昔景雲來行道者隨踐跡者歸今景雲去升堂者思入室者悲鑪峯之西虎溪之南石塔巍巍有紀事者以真實詞書于塔碑

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銘并序

許堯佐

大師諱熙怡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勳前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暢於虛空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受具戒於南嶽修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嘉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美

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耶舍塔
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並進監廚守
藏不遑祇受既而悉歸精舍頒於衆僧大師率門人布
衣糲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
研旨要常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中夜累歎有神
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
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固難盡書至於山
鹿歸仁林鳥效祉大師之室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

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構凌雲精室為經行之地旁引
泉竇以滌塵垢近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
牖然趨風望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計積十
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屏居一室行住坐卧無
非道場乃淬法刃燃惠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縛導
其迷洗然而自得也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為吾道
已成吾教已行十二年丙子歲秋七月二十七日召門
弟子曰吾隨化還須臾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州

間赴弔道路銜悲宗師既沒法教疇依蓮沼蕪涸禪林
凋折以其年八月十四日遷座于香谷原從人欲也大
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故
丞相天水趙公憬故鄭滑節度兼御史大夫范陽盧公
羣今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為參禪之侶幽鑊洞發
玄言兩得門人法粲道鏡道寧道深道琛道建利誓等
並三明繼軌四禪紹迹緣起皆泯空有兩詮卜商傳闕
里之教龍樹演迦維之法其旨一也咸以夙承甘露願

勒貞珉銘曰

演暢微妙經行道揚昭昭大師啓迪無方孰云虛空不
可思量載滌緣念永清水地異物幽贊靈鳥效瑞景行
如存追思不墜白月在水澄虛則明至人臨池無垢則
清信而不渝沖而不盈宛彼堂廡空畱法象門人紹德
禪燈繼相式播芳塵以慰瞻仰

唐文粹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八十六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三

宋姚鉉編

碑十五

碑陰記銘附總七首

釋

舒州山谷寺三祖鏡智禪師碑

獨孤及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六祖能禪師碑

王維

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劉禹錫

佛衣銘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

鄭愚

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師碑

李適之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

并

序

獨孤及

按前志禪師號僧璨不知何許人出見於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樞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所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為病故

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
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生滅觀四維
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
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
膺付囑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
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
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
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剖符是州登禪師遺

居周覽陳跡明徵故事其茶毗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
中別駕前河南少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
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
南房公瑄繼論譔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
以多故而未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
與澗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
師釋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為請會是歲嵩丘大比丘釋
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纂

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
懼象法之本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弘誓以抒
因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七年夏
四月上霈然降興廢繼絕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
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暉煥崖谷衆
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日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
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
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

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喪
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
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寔廣
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葉悉沐我雨然後
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決於人心當時
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有為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
性於言下如燈之照物朝為凡夫夕為聖賢雙峯大師
道信其人也其後信公以教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秀

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
惠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
之荆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嗚呼微禪
師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為
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
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
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為木鐸其揆一也諸公以為
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

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
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某嘗味禪師之
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

人之靜性與生偕植知誘於外染為妄識如浪斯鼓與
風動息淫駸貪怒為刃為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
憫之為闢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

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

自摩訶迦葉以佛所

付心法遞相傳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世自
達摩大師至禪師又三世共二十八世也

如如禪師

應期弘宣世溷法滅獨與道全

周武下令滅佛法禪師隨可大師隱遁司空山

十有三年

童蒙求我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

空我無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二十紀朝經乃屈

皇明昭賁億兆膜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

縛誰解

初禪師謂信公曰汝何求曰求解脫曰誰縛汝誰解汝曰不見縛者不見解者然則何求信公

於是言下證解脫知見遂頂禮請益

萬有千歲此法無

壞

三祖大師碑陰記

張彥遠

大歷初彥遠曾祖魏國公留守東都兼河南尹洛陽當
孽火之後寺塔皆為丘墟迎致嵩山沙門澄沼修建大
聖善寺沼行為禪宗德為帝師化滅詔謚大誓即東山
第十祖也洎鎮於蜀皆有崇飾在淮南奏三祖大師謚
號與塔額刺史獨孤君為之碑張從申書字夫稟儒道
以理身理人奉釋氏以修心修性其揆一也會昌天子
滅佛法塔與碑皆毀像雖毀而法不能滅是法也不在
乎塔不在乎碑大中初塔復置而碑未立咸通二年八

月遂與沙門重議刊建舒州刺史河東張彥遠書于碑
之陰

六祖能禪師碑銘

并序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乘
化用常在百法而無得周萬物而不殆鼓棹海師不知
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不生因
心起見見無可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於此得無
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禪師乎禪師

俗姓盧氏某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下之地善習表於兒戲利根發於童心不私其身臭味於耕桑之侶苟適其道羶行於蠻貊之鄉年若干事黃梅忍大師願竭其力即安於井臼素刻其心獲悟於穉穉每大師登座學衆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音之法禪師默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迴超無我其有猶懷渴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升堂入室測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

堪授法王之印大師心知獨得謙而不鳴天何言哉聖
與仁豈敢子曰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
袈裟謂之曰物忌獨賢人惡出已予且死矣汝其行乎
禪師遂懷寶迷邦銷聲異域衆生為淨土雜居止於編
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於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
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於座下因問大義質以真
乘既不能酬翻從請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色身肉
眼凡夫願開惠眼遂領徒屬盡詣禪居奉為挂衣親自

削髮於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
生方得無我始成于初發心以為教首至於定無所入
惠無所依大身過於十方本覺超於三世根塵不滅非
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
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子無疑直開寶
藏其有不植德本難入頓門妄繫空花之狂曾非惠日
之咎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
不如無為之運無礙之慈弘濟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

德遍覆名聲普聞泉館卉服之人去聖歷劫塗身穿耳
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忘身於鯨鯢之
口駢立於戶外趺坐於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華惟
蒼苔不嗅餘香皆以實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
誠思布髮以奉迎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
並勅書勸諭徵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
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
錢帛等供養天王厚禮獻玉衣於幻人女后宿因施金

錢於化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載月日忽謂門人曰吾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而敷坐沐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流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滅山崩川竭鳥哭猿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郡慟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於曹溪安坐於某所擇吉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至性淳一天姿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宴息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戲論故能五天重跡百越稽首修蛇雄

虺毒螫之氣銷跳爻彎弓猜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醜
知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悉棄罟網襲稻田之衣永
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
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
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顧世人未識猶多抱
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楊
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為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無心

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遂與宗
通愍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惡類將興善業教忍斷嗔
修慈捨獵世界一革祖宗六葉大開寶藏明示衣珠本
源常在妄轍遂殊過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道豈
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六十二
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并序

劉禹錫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寔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
大鑒實廣州牧馬搃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
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袞也懷得其所故也
馬公敬其事具謹始以垂後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
河東柳君為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
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
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芻
蕘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

之觀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
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
道傳付以為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為筌蹄邪
芻狗邪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知也
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
年謚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
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為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喬降

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
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
東飲以妙藥瘥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為法雄去佛日遠
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
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
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于有留衣空
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序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磨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闕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

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
終用乃不窮我道無阿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潭州大瀉山同慶寺大圓禪師碑銘

并序

鄭 愚

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為是而五常教化人
事之外於性命精神之際史氏以為道家之言故老莊
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
之間嗶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議勝妙不可以意況則

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辯巧歷
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
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
其空不能了是者無所不是得者無所不得山林不必
寂城市不必諠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
來之蹟非盡無也宜於順也遇所即而安故不介於時
當其處無必故不跼於物其大旨如此其徒雖千百得
者無一二近代之者必有宗宗必有師師必有傳然

非聰明瑰宏傑達之器不能得其傳當其傳是皆時之
鴻龐偉絕之度也今長沙郡西北有山名大瀉蟠林穹
谷不知其變幾千百里為羆豹虎兕之封虺蜮蚺蟒之
宅雖夷人射獵虞邇樵叟不敢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福
州人笠首屨足背闌來游菴於翳薈非食時不出栖栖
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夕物不能害非夫外生死忘憂
患冥順天和者孰能與於是哉昔孔門殆庶之士以簞
瓢樂陋巷夫子由稱詠之不足言人不堪其憂以其有

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為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皆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為事其徒稍稍知其徙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代去陰黑以至於干有餘人自為飲食網紀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强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為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

遽裹首為民惟恐出蚩蚩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矣後
湖南觀察使故相國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
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輿親為其徒列又議重
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鬚髮為佛邪其徒
愈強之不得已又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為同慶寺而
歸之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為意忽一二
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終於同
慶精廬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五即窆於大瀉之南阜其

徒言將終之日水泉早竭禽鳥號鳴草樹皆白雖有其
事語且不經又非師所得之意故不書師始聞法於江
西百丈懷海禪師謚曰大智其傳付宗系僧牒甚明此
不復出師亡後十一年徒有以師之道上聞始詔加謚
號及墳塔以盛其死豈達者所為邪噫人生萬類之最
靈者而以神精為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
功名利養是非嫉妬得失憂喜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
嘗時餉歷息煎熬形器起如冤讎行坐則思想偃卧則

菟夢以耽沈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食飯既耗齒髮已
弊由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己曾不知
息陰休影捐慮安神自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然而盡親
交不啻行路利養悉歸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
後嗣淫淪汗漫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
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性然其歸
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號矛盾
故褐衣髡首未必皆是若予者少抱幽憂之疾長多羈

旅之役形凋氣乏常不逮人行年五十已極遲暮既無
妻子之戀思近田間之樂非敢強也恨不能也況洗心
於是踰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虔者以師之圖形自大
為來知予學佛求為贊說觀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偉
絕之度者也則報之曰師之形實無可贊心或可言心
又無體自忘吾說審虔不信益欲贊之云云既與其贊
則又曰吾從居大為者尚多感師之開悟者不一相與
伐石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欲其文辭近吾師之側

謂予又不得不為也予笑不應後十來予門益堅其說
且思文字之空與碑之妄空妄既等則又何虞咸通六
年歲在乙酉草創其事會予有疾明年二月始訖其銘
又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意不專以褒大瀉之事云
爾銘曰

湖之南湘之西山大瀉深無蹊虎已嘯猿又啼雨槭槭
風淒淒高入雲不可梯雖欲去誰與摧彼上人忘其身
一宴坐千餘旬去無疎來無親夷積阻構嶙峋棟宇成

供養陳我不知徒自勤物之生孰無情識好惡知寵驚
真物藏百慮呈隨婉轉任崢嶸雲糊天月不明金在鑛
火收螢我不知天地先無首尾功用全六度備萬行圓
常自隨在畔邊要即用長目前非艱難不幽玄哀世徒
苦馳驅覓作佛何其愚籌海沙登迷廬眼喘喘心區區
見得失繫榮枯弃知覺求形模近似遠易復難但無事
心即安少思慮簡悲歡淨蕩蕩圓團團更無物不勞看
聽他語被人謾生必死理之常榮必悴非改張造衆罪

欺心王作少福須天堂善惡報正身當自結裏無人將
心作惡口說空欺木石嚇盲聾牛阿房鬼五通專覷捕
見西東禁定住陽朦朧與作為事不同最上乘有想基
無結淨本無為人不見自心知動便是莫狐疑直下說
沒文詞識此意見吾師

大唐蘄州龍興寺故法現大禪師碑銘

并序

李適之

古之聖人乘時迭用贊神道立人倫所以為理者也理

之為極故受之以無為昔之真人歸根去羨探有物入
無窮所以為久者也久幾乎息故受之以實際於是大
雄有作大覺無邊常樂常住不生不滅鑒阿僧而示開
闢傳法印而逾繩契映明月而小玄珠位輪王而卑五
帝去聖日遠多門互出名數勞絲言說滋蔓粵有紹興
法寶超詣真宗由密意而到清涼域秉圓照而入空寂
舍無聞無示非穿非鑿斷諸委曲直見本源其事業有
如此者我大師其人也禪師諱法現弋陽人本名法顯

避中宗廟諱於是改焉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俗姓宣氏出自周宣王盛於元魏代禪師儀表端嚴眉宇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乘運而應數隨方而立表以濟南浮之人以嗣東山之業初母在孕不喜葷辛及誕之後每以沙上戲為佛塔志學之歲遠方訪道年十有九爰就剝落始配住福田寺其後以選更隸龍興寺焉後因捧盃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寺事差往

鄱陽所憇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之來儀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皆蒙誘掖闔門盡里同發菩提心爾時鄱陽大旱師為授戒二十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雨雪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在舟則異鱗呈質使漁者收綸登陸則困鹿求哀而獵者束矢所過古寺廢塔雖獨而止猛獸惡龍山精木魅毒氣生烟火衆魔成軍陣坦若虛舟莫能惱害至永淳歲有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牀簀而歸西域其後有賊劫房惟此諸

寶獨在出入三載主乃東來各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
遣師預修已墓寺前南嶺地為吉祥掘皆巨石不可開
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
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為師穿墓觀其用壯迨非人功信
宿掘成不知所在開其留書乃菩提達摩之論也及築
墳傳土每夕有猛獸蹋跡如杵條然墓成經一十八年
母何氏壽八十有六既耆而艾無疾而終師廬於墳所
遂經三載形體臞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

凝厚衆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椀佛前乃成
舍利旬日之後椀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
貫色有似榴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
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者
矣大易云神道設教然則至人無迹至化無名萬緣盡
空一切不動此皆善靈扶護示相云為因感而來無幽
不兆咸莫知其所以豈我師之意乎徒觀遠衆響臻羣
疑景附惟分請益波迴山積有迷有達或飢或渴禪師

發以希聲之音現以隨緣之相如振風之過衆竅似膏
雨而成百穀至有求明義學談說人天三論飲其辯才
九部矜其理窟及乎對詢真蹟不覺神醉大巫捨棧靡
旗廢講焚疏因而退密專至攝心有初地弟子左相兼
兵部尚書李適之往以先君佐靳瞻言歸省因得禮尊
儀於密座委弱質於專門持心苦體不捨晝夜尋講私
艱重集于蓼無怙何恃創鉅豐窮負土墳傍泣血廬次
大師哀其劬頓假以梯航引於煨燼之區拔於冤毒之

海其後皇圖復禹重構維城神龍之中璽書再降授朝
請大夫旋追赴京輦禪師遂敷宰官之義強弟子以行
雖間閱積年而誨誘無遠屬有東信至自蘄春方承八
年諱問具說最後功德恨不親聞付囑是用觸緒悲涼
復次使者言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
趺坐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因禪不解便入無
餘春秋七十有八是日雲物變異香氣晦合池水自黑
林鳥皆悲座前白蓮枯卷堂後列栢凋瘁四部雷動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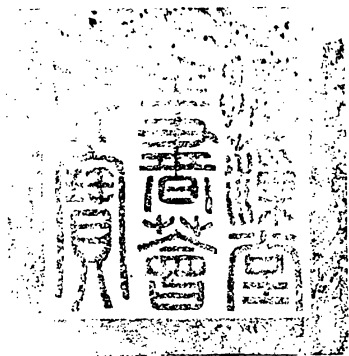
界靈泣或絕于地或訴于天嗚呼慈父忍棄窮子一定
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脣經今二十年竟不
敢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衆供養如生故知不盡之明
與劫代而相弊應見之相豈堅林之可焚徒徵夢幻之
言莫見去來之迹然則建之於常空有立之於不皦昧
難可以智知孰能以識識住持強固永為宗極以適之
心存遺偈力荷慈緣髣髴鑿鑿依佛火傳摛其勿照之
曜著以忘言之筌敢申頌玄德以昭播人天其詞曰

皇矣能仁弘宣妙覺彼上人者是為禪族繼體前聖傳
燈後學舟梁愛河掎拔情獄肇允光相翻飛度門偈傳
心極神授名尊霰零嚴戒盜入重昏窮魚脫泉困獸還
魂獨絕人代蒸在林野魔屬不神善緣來假乳似麋獻
編同圯下度無量人實無度者諸行圓滿庶類知歸往
虛來實遇病為醫大雲澍雨惠日揚輝事復無事機反
於機我於往昔天方荐瘥彷徨推極荼毒謂何孰承最
上密受居多未究深海旋驚尺波變異潛感悲憂斷絕

皆發大怖徧身見血深入靜思義開形閉當知恒住敢
告非滅



唐文粹卷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騰錄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七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四

宋姚鉉編

碑十六碑陰記附總九首

釋

荆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張說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李華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劉禹錫

章敬寺百巖禪師碑權德輿



漳州三平大師碑 王諷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 賈餗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 權德輿

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碑陰記 附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并序 張說

誤夫摠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
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

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
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受佛身誰其
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
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
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為諸生遊問江表老
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參
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鑿潛發多
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

禪師禪門之法盾也自菩提達摩天竺東來以法傳惠
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
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懸會高悟
與真乘同轍繡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處
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六
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
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糝玉泉
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峯

度門蘭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
賢人覩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
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不
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畧則惠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
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閉
發慧之後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遞為心要過此以往未
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覲君
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

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祕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鸞鷲四帀龍象三繞時熾炭待鑛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問名鄉表德非儼局厭諠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哀憊無

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夜中顧命跌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於
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隋
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四
部冰背椽崩梁壞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
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哀侯王歸貲三月二日冊謚大
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廡五日假安闕塞緩及葬之期
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

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宿心太常卿
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泣金櫛
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幡花百輦香
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錢
嚴飾賜逾百萬巨鍾是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所錫金
榜御題華幡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
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
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在

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七入二祥練縞也成就西
明道場數如前會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價
敵國親舉罷費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月
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恨
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比
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
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效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

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
密詣解卻名假詣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
者無量善衆為父為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
萬壽無期柰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
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
無學

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并序 李華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

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為
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其惠也日宮開照其用也
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
而踴出湛兮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兮以遠近思惟而
不窮智得皆空為真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羣迷月入百
川之中佛而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
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方補處歟
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

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消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道清崇高紹興於法外徑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娠厭患葷肉長至之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既齒稽首父母求歸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隸江寧長壽寺既進具已戒光還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毫際臉口若方丹目不顧睇聲侔扣玉入南牛頭山事威大

師撞鍾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數
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
之最堅比師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惠風吹雲
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
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
明化之均也接足右繞百千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
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
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

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邪吾無修
問智慧邪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為
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
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
言寡飢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遷善見色身而獨得我
無爾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鹹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
飽蚊蚋之飢渴道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寃親是
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不拒齊

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灑掃鶴林茲焉供養有屠者恣忍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忽自感悟懺悔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納衣跣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為動搖至是如其懇乞忻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不生不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

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渡江梁宋齊魯傾都來會津塞
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丘陵皆委於所在行無
住捨禮部尚書李愷時為揚州牧齋心跪謁為衆唱首
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
數皆趨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逾月均吾喜捨成
汝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
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
五年赴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莫望寺而哭十

里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倚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慘慟天地晦冥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智信大師信門人達者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

差別羣生根器各各不同惟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實皆成汝能搃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為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頓錫而靈泉湧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

構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
世異人同泣然長慕僧端等蔭旃檀樹皆得身香菩薩
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
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
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
史韋昭理故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令
萬齊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
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

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
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
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膏漬炷然光
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迪瘖瞽惟吾大師息言
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
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非垢云何淨除身心宴寂
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瑠璃妙器遍

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
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
塔滔滔逝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受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
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
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歧之一為東山宗
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

分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
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羣書既而歎曰
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晁改逢
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惠力感通故旱麓泉
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
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
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
付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

門而為天人師者皆派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
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
期真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
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閏百為大備尚理信
古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皈佛以眩人者而于真實
相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
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
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達而山

神來護願力既從衆心歸重造白龍像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幽明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相何以視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唐故章敬寺百巖禪師碑銘

并序

權德輿

禪宗長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語心法始自達摩至于惠能能化行于南服流于天下大抵以五

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象畢呈而光性
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於此者即
凡成聖不然則一塵瞥起六入膠固循環回復於生死
之中風濤火輪迷忘不息授受脗合大師得之一言宗
通深入無礙師諱懷暉姓謝氏東晉流寓今為泉州人
孩提秀發博究書術一旦慨然曰我之祖先今安在邪
四肢百體視聽動息孰使之然邪漼然雨泣誓服緇褐
志在楞伽行在曹溪得圓明清淨之本去妄想因緣之

習百八句義照其身心離文字化無方所於是抵清涼下幽都登徂來入太行所至之邦蒙被法味止于太行百巘寺門人因以百巘號焉元和三年有詔徵至京師宴座于章敬寺每歲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疾固辭十年十二月恬然示滅其年六十其夏三十五弟子智朗志操等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灞陵原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入法界者不可勝書著法師資傳一編自雞足山大迦葉而下至于能秀論次詳實或問心要者答曰

心本清淨而無境者也非遣境以會心非去垢以取淨
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為習氣生死幻蘊之
所累也故薦紳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焉嘗試言之以
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則方袍襃衣其極致一也嚮使師與孔聖同
時其顏生閔損之列歟釋尊在代其大惠網明之倫歟
至若從師受具之次第宰官大臣之尊信誕生入滅之
感異今皆不書某三十年前常聞道於大寂聿來京下

時款師言頃因哀傷似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逮菩提雖聚散於此生期會歸於彼岸銘曰

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為代導師類若瑠璃結火燔性愛流溺正癡冥奔命即心是佛即色是空師之通兮無去無來無縛無解師之化兮揭茲靈塔丹素周帀示塵劫兮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

并序

王 諷

得菩提一乘嗣達摩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

師法名義中俗姓楊氏為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
縣年十四宋州律師玄用剃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
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幻悟法印不汨幻機日損
薰結玄超冥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奉西堂百丈石
碧後依大顛大師寶厯初到漳州有三平山因芟薙
住持敞為招提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
示以俗諦勉其如幻解脫示以真空顯非祕密度門虛
往實歸皆悅義味知性無量於無量中以習氣所拘推

為性分知智無異於無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為業智以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日疾背疽閉戶七日不通問洎出疽已潰矣無何門人以母喪聞又閉戶七日不食飲武宗皇帝簡併佛刹冠帶僧徒大師止於三平深巖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常肇惟建等二十人刺史故太子鄭少師薰俾歲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因舊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不終完成之以禪教知像不盡法約之以表微晦其用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知

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坐示滅享年九十二
僧臘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勞累謫守漳浦至止二
日訪之但和容瞪目久而無言徵其意備得行止事實
相見無間然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皆合天旨神道注
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以不思而玄覽則以
神為名達理者也經云隱而顯不言而喻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適有刑獄因
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匹夫之令節

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彛典其於適道適權又如此言訖領之不復更言今亡矣夫彊擬諸形容因為銘曰

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證知教權實形焉體用如一曷以言宣太素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閱外塵朗然內淨智圓則神理通則聖師能得之隨順無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分識時之機達心大師邈不可追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

并序

賈餗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識相緣一受其形萬
化而未始有極沙界塵劫驅迷走妄浩乎若汨諸巨海
而無垠也俛乎若囚諸閻室而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
內熱燄焦芽寓其質而昧者舉世猶竊竊然以彊力敏
智可大取所欲攘螳臂而戰蝸角其不勝也則憂悲恐
懼日以交馳曾未知夫牽於名而溺於惑者以形質之
相雖天地秋毫細大殊耳其有限一也以壽觀天雖萬

齡一瞬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況大不及
天地而遠不至萬齡者又惡足以擬議哉此西方之聖
人所以懸覺照於無極也自大迦葉親承心印二十九
世傳菩提達摩始來中土代襲為祖派別為宗故第六
祖曹溪惠能始與荊州神秀分南北之號曹溪既沒其
嗣法者神會懷讓又析為二宗初師子比丘以遭罹大
難恐異端之學起故傳袈裟以為信迨曹溪凡十世而
其間增上慢者徇名迷實至決性命以圖之故每授受

之際如避仇敵及曹溪將老神會曰衣所以傳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祕于師之塔廟以熄心競傳衣繇是遂絕師嗣法於神會大師者也上距大迦葉三十六代皆以真空妙有覺性佛心默傳密付印可懸解行之謂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變凡聖猶反掌失之者淪生死於浩劫不以心得不著佛求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而可證洞然與虛空為體無起無滅包大千而不礙窮萬古而不老而神通自在顯晦無跡陶冶萬有

未時生心然後為得也其教之大畧如此師諱靈坦代宗皇帝錫號曰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后之族孫也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雋七歲舉童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逸羣高步脫落羈束雖在軒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洛陽聞荷澤寺有神會大師即決然蟬蛻萬緣誓究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奪亦壯而許之凡操篋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九年而玄關祕鑰罔不洞解一旦密承屬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澤被遷於

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雖東西南北夫亦何恒時天寶十二載也師既佩真珎遊無定所以為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閱大藏於廬江浮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參了義於上都忠禪師繇是名稱高遠天下瞻企將東吾道固請出關天子降錫名之詔以顯其德時大曆八年也既周流江表四十餘載或山而栖或邑而遊鏡懸於空萬象俱納蚩蚩橫目所至成市癡愛貪欲榛荒心路以大無畏廓而闢之元和三年故丞相

趙公之為揚州始虛州之華林精舍以邀止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日固久將息言向晦與物相遺恍惚之間若有以傳燈之契來授者且印指於頭曰以是為信厥後每將演導則指跡如丹若乃制毒龍於金山柔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蛇之感現在江都則山鬼城神之懼伏皆顯仁藏用以示慈力斯衆目之所覩故畧不盡書而惑者以為怪迂之說不可為訓是未聞菩薩大士遊乎不思議解脫者無心於物而物自

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有八歷僧夏八十有八
以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八日返真於其寺明年建塔於
州之西原門人遍于天下荷其教者惟上都西明寺全
證證以自達摩以來皆有論譔而師之樂石未刻謂余
能盡知其道寶曆元年駐錫于毗陵持其教宗與師之
行事願得文而建諸塔廟余因採其昭昭可述者載于
碑時丞相太原公搃戎淮南之三年也其銘曰

茫茫萬有兮生死同纏業風振海兮識浪滔天覺者云

誰兮有西方之大仙慈悲廣大兮妙力無邊八萬度門
兮異派同源文字言說兮罔非蹄筌惟心法皎皎兮如
月斯懸惟大迦葉兮首得而傳代代繩繩兮燈不絕然
迄于荷澤兮師又嗣焉法存形謝兮諸祖其然門人思
慕兮塔彼西原將祈不朽兮余可無言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

并序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塔

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遊大師之藩俾文言而揭
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為之本六波羅密以般若為之鍵
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諱道一代居德陽生有異
表幼無兒戲寢如山立湛如川淳舌廣長以覆準足文理
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為九流六學不足經慮
局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唯度門正覺為上智宅心
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後聞衡嶽有讓禪師
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真心超詣是謂頓門跋履造請一言

懸解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俄比淨名默然於不二以法
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撫之西裏山又南至于虔之
龔公山搜搏者馴悍戾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丕變刺史今
河南尹裴公久於稟奉多所信嚮用此定惠發其明誠大
厯中尚書路龔公之為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元
年成紀李公以待極司憲臨長是邦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
說大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趣實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
次第之門嘗曰佛不遠人即心而證法無所攝觸境皆如豈

在多歧以泥學者故夸父喫咄求之愈踈而金剛醍醐
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冑索甘露
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既周
趺坐報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
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為宴默終焉之地忽謂入室弟
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合符節當
夾鍾發生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望路
渡涸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靄交感之際昧

者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
智廣崇泰惠雲等體服其勞心通其教以為吾師真性
湛然與虛空俱唯是體魄化為舍利則西方之故事傳
焉不可已也乃率籲其徒從茶毗之法珠圓玉絜煜燿
盈升建茲嚴事衆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信故
緩也德輿往因稽首粗獲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近遠
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拒衆多之請

銘曰

達摩心法南為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沈泥禪師弘之俾
民不迷九江西部為一都會亦既戾止玄津橫霽慈哀
攝護為大法礪五濁六觸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
通隨器受益各見其功真性無方妙道不竭顧茲夢幻
亦有生滅微言密用煥炳昭晰過去諸佛有修多羅心
能悟之在一刹那何以寘哀茲宰堵波

無姓和尚碑銘

并序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嶽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

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能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
問焉而告曰吾姓性也其源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
以系道本吾無姓邪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
乎存吾有名邪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惠
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
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
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金剛般
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

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
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唯極
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
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
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
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
南陽立山葬嶽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
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侍師會

其終遂以某月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
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
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
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
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于化源師
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
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斲葬從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

銘刻茲玄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
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
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
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辨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
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
尹弘農楊公以其隱地為道場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

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
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
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
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
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
余為碑既書其辭又假其陰以記

唐文粹卷六十四